

【文化人物】

# 天柱山石刻的守护者

□张鑫

六月底，我们在教研室老师的带领下，到山东济南、青州、莱州、平度等地考察石刻艺术，其中位于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的天柱山是行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。天柱山上遍布汉魏以来的各种摩崖石刻，其中尤以北魏郑文公碑最为珍贵，这块碑刻是书法爱好者常年临习的摩崖石刻范本，在中国碑刻书法遗存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
乘车抵达天柱山脚下，高耸峻峭的群山映入眼帘，位于正前方的一座山头最为显眼。这座山就是天柱山的主山，山石白中泛黄，纹理清晰可见，远远望去就像《芥子园画谱》山石法中用披麻皴画成的远山。山上树木葱茏，青翠的树木如山石的毛发，给山体增添了诸多生机与神采。

半山腰的位置有座小亭，红色的外观在白石绿树中很是显眼，同行的老师告诉我，那就是郑文公碑亭。

在山脚下有几处低矮的房屋，这就是天柱山文管所所在的位置。我们的向导——马龙腾老师从院子里走出，热情地迎接我们。马老师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身着运动裤和灰色短袖，戴着一副眼镜，两鬓已生出白发。他操着山东口音较重的普通话，向我们介绍文管所的日常工作。文管所并不大，当天只有马老师一个人在值班。他说，文管所人员短缺，他一个人身兼数职，同时肩负着讲解、票务、安保、保洁和接待等多项工作。办公室内摆放着天柱山石刻的研究资料，墙上挂着书法家、学者前来天柱山访碑的照片。可见，天柱山石刻让无数书法爱好者心驰神往。

天气炎热，马老师叮嘱我们除了带上饮用水，要轻装简行，毕竟有蜿蜒陡峭的山路等着我们。稍作整顿，我们一行人在马老师的带领下开始爬山。天柱山上的台阶较为陡峭，我们没爬多久，便已经气喘吁吁了。然而带队的马老师却一身轻松，走着走着就领先一大截，时不时要停下来等等我们。

“马老师，您怎么爬得这么快，也不见您喘，您不累吗？”

“我已经习惯了，每天我都要上山下山，有时候还要一天上好几次山，所以早就习惯了。”

“您到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已经二十多年了。所以上山的次数也早已数不清了。”马老师边说，边站在高处等我们继续上山。

“您这份工作很辛苦啊，无论什么天气都要巡山。”

“对，是挺辛苦的，不过习惯了就好。我刚开始调到这里的时候，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还不强，有人还会在山体上乱涂乱画。为了防止有人晚上在山上涂写标语，我们就披着军大衣整夜在山上蹲守。有一年秋天，我感冒发烧，全身酸痛，但想到还没有巡查文物，始终不放心，便从床上爬起来，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慢慢地爬山巡山。现在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比起以前有所加强，破坏山体

的行为也少了很多。”

马老师一边带着我们爬山，一边为我们讲解山上的各类摩崖石刻，他对山上的石刻十分熟悉，可以说是了然于胸。他不仅能细致地说出每个碑刻的诞生年代、碑文内容，还能说出不少精于此碑的书法家以及对碑刻颇有研究的一些学者。

他说，郑文公碑的影响早已走出国门，走向了世界。前来访碑的，不仅有国内美术院校的师生、民间书法爱好者，还有很多外国友人，其中尤以日本学者和艺术家为多。有一次他带领一位日本学者登山访碑，那位学者见到郑文公碑时竟然虔诚地跪了下去，他仔细地观摩着石刻上的每一个文字，眼睛中透露出看到稀世珍宝的爱怜。马老师说，那位日本学者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让他明白了自己坚守天柱山石刻的意义。他有责任让这处宝藏完好地保存下去：“尽管我做的都是一些小事，但这些事情对于天柱山石刻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非常重要，每当想到这点，我所有的辛苦全都消失了，我感到自己身上责任很重。”

马老师说，天柱山文物管理房的房屋建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条件非常简陋。到了冬天，屋内只生一个煤炉取暖，外面刮大风，屋内刮小风，洗脸盆和水桶里的水常常被冻成冰疙瘩，用水时只能把冰块敲开放到水壶里，用炉子烧开。最困难的时候，水管冻了没办法喝水，十多天只能喝一缸水，水缸结冰时他就用斧子凿冰取水。他曾经在微信朋友圈调侃：“山中值守，砸冰化水，忽然想到了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和他的《饮冰室合集》，也当一回饮冰室主人。知足常乐，岂不妙哉？”配图是水桶里一个大大的冰窟窿。逢上雨雪天等恶劣天气，山中常常从早到晚空无一人，那份独守空山的孤寂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。

带我们看完了有台阶可抵达的各处碑刻，马老师说：“还有一处汉代的石刻，你们也得去看看，此处石刻位置比较偏僻，你们小心点，跟着我来。”有同伴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丧失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欲望。剩下我们六七个人，跟着马老师继续访碑。马老师站

在高处的石头上，朝着左下方一指：“不远处的那块石头上，有汉代的刻字。”我们望向那处碑刻，马上怀疑是否能到达那里：只有一处斜坡通向那块石碑，非常陡峭，且附近没有树木等攀扶物。马老师说：“看着危险，其实还行，你们小心点，沿着我的路走，就能到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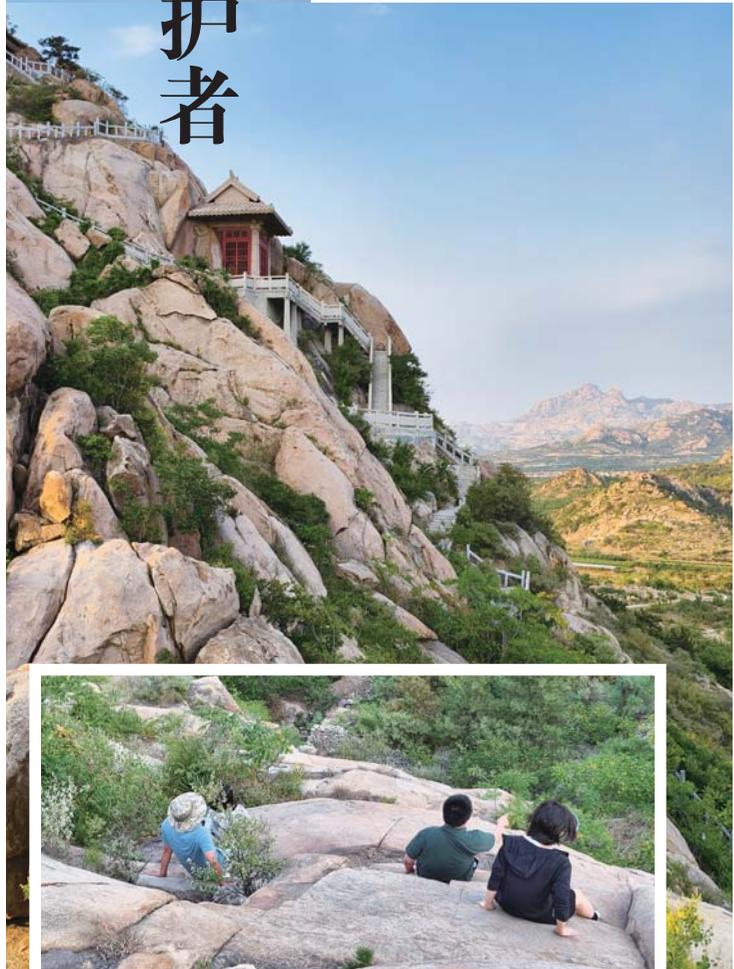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踩在斜坡上，身子倾斜，双手撑地，总算到达了石刻附近。果然，我们眼前的石头上，刻有“中平三年，弟子”六个隶书大字，其中，“子”字已经残缺不可辨识。其用笔轻松活泼，毫不拘束，笔势放纵，结体宽博，类似于《石门颂》书风。看着眼前的汉代碑刻，我突然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，斧锤敲击的声音也似乎在耳畔响起。我抚摸着石头上的文字，粗糙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头，这是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。

探访完山上的各处碑刻，天色已接近黄昏，马老师又极力向我们推荐附近的一处石窟，他说石窟内有《姚保显造石塔记》，刻于东魏武定六年。马老师开车为我们引路，二十分钟左右车程后，我们到达了这处石窟，石窟位于公路旁，无保护措施。我们从洞口钻进窟内，发现墙壁上有几十尊大小不一的浮雕佛像，但是历经沧桑，佛像的面目已不可辨识。作为胶东地区罕见的早期佛教文化遗存，这处石窟历经劫难之后显得尤为珍贵。

探访完这处石窟后，天色已晚，我们的访碑之旅已接近尾声。我感到此行收获良多，遂主动加了马老师微信。打开马老师朋友圈，我发现其动态中有很多速写作品，内容多是对天柱山风景、花草的描绘。没想到马老师竟还有绘画方面的兴趣和才能。

暮色中，马老师在路边与我们挥手作别。他的两鬓已经生出了白发，但浑身依然焕发着活力，每当谈到文物时，他更是表现出对文物热爱的热情。他在平凡中坚守，在坚守中不凡，始终不渝地守护着这些历史瑰宝，这些华夏瑰宝也因他的守护，而得以长久留存，影响到更多热爱它的人。

（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，黄河口湿地画派研究会研究员）



马龙腾老师(左一)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祝帅老师(中)在天柱山。

【短史记】

## 漫谈古代游侠

□闵卓

近期，电视剧《唐朝诡事录之西行》热播，剧中的游侠形象充满了浪漫与传奇色彩，勾起人们的无限遐思。那么在古代，游侠的真实形象与精神风貌又是怎样的呢？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游侠这一群体便已出现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记载：“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”可见，秦以前的游侠虽然存在，但他们的事迹大多被湮没，影响力并未得到充分展现，这也令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感到遗憾。

到了汉代，游侠的影响力愈加显著。汉高祖刘邦早年便结交众多游侠，并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。司马迁

在《史记》中对游侠有着详尽描述，其中提到的著名游侠郭解不仅武艺高强，更以“侠义”著称，凡是贫弱之人皆可得到他的帮助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记载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其诺心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困厄。”司马迁既肯定了游侠的义行和勇气，也批评了他们某些“以武犯禁”的行为。这也反映出以郭解为代表的古代游侠人格的多面性和行事的矛盾性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社会动荡，游侠群体的活动更加频繁且广泛，游侠之风盛行。西晋左思所著《吴都赋》记载了上层阶级的仿侠风气：“任侠之靡，轻钞之客，锦交翩翩，襜从奔奔。出银珠履；动以千百。里宴巷饮，飞筋举白。

翘杠扛鼎，拼射壶博。都阳暴谑，中酒而作。”这一时期，游侠风气不仅影响上层社会，也深刻植根于民间文化。晋末陶渊明在《咏荆轲》中写道：“君子死知己，提剑出燕京；素骖鸣广陌，慷慨送我行。”这几句诗表面描绘了荆轲的故事，实际蕴含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重义轻身的游侠精神。

隋唐时期，游侠精神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。唐代诗人李白在《侠客行》中描绘了一位游侠的形象：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”这首诗不仅展现了游侠的行事果敢，也反映了他们张扬洒脱、鄙薄钱财的共性。唐代的游侠不仅活跃于民间，还深受上层贵族的重视，如“天策上将”李世民用巩固其势力，便多次招揽游侠之士。



宋代以后，游侠文化在民间逐渐发展壮大，成为武侠小说和戏曲的重要题材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梁山好汉便是这一时期游侠群体的典型代表，他们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成为底层百姓心目中英雄与正义的化身。明清时期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，游侠逐渐从历史舞台淡出，然而游侠精神却在民间和艺术作

品中继续流传。综观历史，游侠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所变迁，但其核心——重义轻身和知恩重诺却未曾改变。这种精神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，更激励着后人勇敢面对困难，追求公平与正义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，武汉轻工大学在读研究生）

人文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